

“红色资本家”霍英东 ——像冒险家一样搏浪商海(1)

风 语

18



作者 牟家和 王国宇

在20世纪初期,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、渔港,居民大多以捕鱼、驳运为生,船就是他们的房子,是他们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。那时,在香港的各个港湾里,一艘艘渔船停泊、聚集,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。

当时的水上人家也被称为“舢板客”,他们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,就连那些居住在破棚烂舍里的人也看不起他们。

1923年5月10日,霍英东就出生于这样的一户水上人家的小木船上。说是木船,其实只是一条两米长的小舢板。霍家七口人,就在船上摆炉做饭。到了晚上,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。

霍家没有驳运船,父亲是租别人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。所谓驳运,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,将货卸到自己的驳船上,再运到岸边码头,从中赚取少量的运费。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,还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,因而霍家收入微薄,勉强地维持生计。

他们很少上岸上街,因此,霍家人从来不穿鞋。长年累月,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赤着脚,风里来浪里去。

台风是水上人家的最大克星,对于这些水上人家来说,没有鞋,没有衣服,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,这些都算不了什么,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。

那时还没有台风警报、天气预报,出海的船民只能凭经验观天色、测风云。

正所谓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光凭感

觉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,因此,出海突遇到台风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每当此时,船民们就只好忍痛把悬挂桅帆的桅杆砍掉,听天由命,但很多时候,还是逃脱不了船翻人亡的悲惨命运。

就在霍英东7岁那年,一场浩劫降临到了霍家。一天,霍英东和5岁的妹妹跟着9岁的姐姐在海边打野蚝,突然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,姐姐赶忙带着他们往自家舢板停泊的地方跑。但是,他们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:港湾里一片狼藉,大大小小的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、左右摇晃,有些倾倒在海中,有些桅断帆破。母亲披头散发,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棹,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号哭,而不远处的海面上,那只熟悉的舢板正被大浪抛上荡下……

台风来时,霍英东的两个哥哥正在船上干活,因来不及避风躲浪而掉落海里,顷刻间便被风浪吞噬。父亲霍耀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,原本多病的身体彻底垮掉了。就在哥哥遇难的几个月后,父亲撒手人寰。

父亲去世后,霍家只剩下孤儿寡母,生活更为艰难。许多熟悉霍家的人无不为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扼腕叹息。可是,大家连自家的生活都难以保障,即使想出手帮衬,尽一些绵薄之力,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在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后,原本柔弱的母亲变得坚强起来,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为了不让孩子悲剧重演,为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够平安顺利地长大,母亲作出了重大决定——带着他们弃舟登岸。

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是一位坚强而勤奋的女人,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,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打垮,而是挺直腰杆儿,辛苦操劳,毅然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。当时接运的货物主要是煤炭,霍家没有驳船,只能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,然后分给舢板客驳运,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。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,母亲又豁达得体,多数货主和舢板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人,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。

母亲虽然目不识丁,却深明大义,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识礼,才能出人头地,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因此,早在霍英东6岁那年,父亲就把他送到水上私塾拜师启蒙,读的是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等中国传统思想一直影响着霍英东。后来,他又被送到一个专门为水上人家的子女创办的义学读书。

陈家鹤上山后一周,来了个美国教授讲课,他叫让·海塞斯。听名字,他好像是法裔,看上去却是很地道的美国人:大块头,大脸盘,大胡子;胡子又浓又密,沿着宽下巴和两个腮帮子疯长,杂乱无章。

踏着上课的钟声,海塞斯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,却一言不发,自顾自地在讲台上坐下来,点上一支烟,旁若无人地抽着,用他那犀利、阴鸷的目光冷冷地扫视着台下的学员。教室里鸦雀无声,所有学员都正襟危坐,气氛凝固如冰冻。但在学员与海塞斯之间,似乎又飞奔着一团炽热的气流,呼呼地从海塞斯的嘴里吐出,灌入每个学员心里,然后反弹于教室的每个角落。

这是一场无形的较量,学员们谁也不敢懈怠,生怕一不留神便会被气流烤焦,化成灰烬。

海塞斯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上课。沉默中,他闪烁在烟雾后面的两道目光,变得更为犀利、阴鸷,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。刚开始,陈家鹤也和大家一样,很认真又小心翼翼地看着海塞斯的一举一动,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么,他放弃了这种做法,埋头在笔记本上胡乱地画起来。

在众人的屏息中,他那随意的举动显得十分扎眼。

连续抽完两支烟,海塞斯摺灭烟头,默默地走下讲台,走到陈家鹤的身旁,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陈家鹤。”陈家鹤抬起头,镇定地说。

“你想听听我对你的评价吗?”

“想。”

“你将来不是你们这些同学当中最优秀的,”海塞斯竖起大拇指,又伸出小指头,“就是最差的!”

陈家鹤略带惊讶地望着海塞斯,还想听他说下去,不料他却转身走到讲台上,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字。“这是我的名字,让·海塞斯。”海塞斯昂着头,很骄傲地说。随后,他又请大家照着做,都上台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陈家鹤起身准备上来时,海塞斯拦住他,对他笑道:“不必了,我已经知道了,你叫陈家鹤。”

海塞斯看看表,报出一个精确的时间:“从现在开始,我教你们破译密码。这意味着什么?我们已经告别现实世界,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变态世界、密码世界!到了这个世界,我——海塞斯不再是海塞斯,你——林容容不再是林容容,你——陈家鹤也不再是陈家鹤。包括我们眼前



作者 麦家

这一切,黑板不再是黑板,树木不再是树木,山谷不再是山谷,天空不再是天空,老鹰不再是老鹰。总之,所有的一切,在变态的密码世界里,都脱离了它原有的关系和属性……”

海塞斯就这样跟学员们见了第一面,上了第一课。他的声音和他所讲的“密码知识”,像一股巨大的气流,把学员们的身体托离了地面,在空中飘荡……他奇特的授课方式让人没齿难忘。他就是国民政府花重金从美国挖来的破译专家。他是黑室遭重创后迎来的第一位主人,同时也在山上兼任教员,每周来授两次课。

海塞斯是委员长请来的“菩萨”,杜先生也不得不敬他三分。

这日午后,杜先生在一号院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接见了海塞斯,赠送国礼郑板桥的画和成都蜀锦各一幅。

海塞斯收下礼物,没有向杜先生道谢,反而得寸进尺,要求更多的东西:“首座必须给我配备一部测定电台方位的测向仪,两名演算师。为了配合教学,我需要足够数量的密码学书籍、有关的字典和境内外各种报纸,还要有各种地图。地图的种类越多就越有利于教学,以便熟悉山脉、河流和城镇的名称。还有,有关每日战况简报必须及时发给我们。我还要了解日军和中国军队里军、师两级的番号及其指挥官的名字。”

陆所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要求,保证回去一一落实。

“还需要什么?”杜先生问海塞斯。

“我希望您从武汉前线司令部给我派一个人来,这个人的任务是不断地给我在作战地图上标绘新的战况。”

副刊 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